

王朝柱 著



# 蒋介石和他的 密友与政敌



下卷

# 蒋介石和他的 密友与政敌

下卷

王朝柱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前 言

多年以前，我被迫放弃了音乐创作后，便迷上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学。在历史变幻莫测的演进中与无数风云人物沉浮不定的命运面前，我生出无限感慨，也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之所以选择了“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这个命题，是因为这些人物的一生，对于我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演变，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这套丛书的贯穿人物蒋介石，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我国近现代史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在他的身上，还集纳着我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因此，我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用较为灵活的小说体的记传文学的形式，学习太史公“以人为史”的手法，在塑造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而生动地揭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希冀人们能从中体会到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内涵，而有所感悟。

具体而言，我投入了几乎十年的时间，是想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其一，蒋介石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始，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由成都飞往台湾止，在这二十多年的历史中，他在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诸方面，一直企图扮演主宰者的角色。但是，在这个颇为复杂的历史舞台上，蒋介石演得是

20.10.601

异常艰难的。除去要与中国共产党角逐天下外，他不仅需要战胜资深位显的国民党党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还要击败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龙云、卢汉、刘湘、刘文辉等将领，他们是蒋介石欲要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主要政敌。因此，中国这段历史，尤其是这段国民党史，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蒋介石和这些政敌们斗法的历史。

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开始，遂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陷入了多灾多难的深渊；辛亥革命之后，中华大地依然处于外邦支持或干预下的新兴军阀的混战之中。国家需要统一，人民思盼居安，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点，有意地接过孙中山先生的旗帜，采用政治的、军事的、或两者相结合的手段，力图完成国家一统。譬如北伐战争，就可说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然而，蒋介石为什么在战胜一个个政敌，消灭一个个地方实力派之后，不仅没有获得国民的支持，反而成为人民的公敌，最后偏安于台湾，只能在美国炮舰的保护下苟延残喘，企图重温旧梦呢？这就是我希望能在这套丛书中所揭示出的第一个内容。

如果说，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少的是哲学大师，多的是纵横家，那末蒋介石就是一位集大成的纵横高手。用周恩来同志的话说：蒋介石“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例如他在处理与汪精卫的矛盾时，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击垮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然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权，下野出国，从而使他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最高的军政大权。再如蒋介石在发动蒋冯阎大战的过程中，先利用冯玉祥作壁上观，取得蒋桂之战的胜利，继之策动韩复榘、石友三倒戈，取得蒋冯之战的胜利，最后又利用张学良，离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进而取得了中原大战的完全胜利，其运用纵横之术堪称登峰造极。而蒋介石的外交策略就更不例外。“九一八”事变之前，

他与日、美两国之间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事变之后才逐步过渡为联美抗日，这就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段。在处理与史迪威、陈纳德的关系时，则是以夷制夷，从而逼迫罗斯福增加军援，并违心地免去了史迪威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这也算是蒋介石的杰作。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揭示蒋介石的历史，使人们能够历史地而又形象地认识蒋介石的手段谋略，这是我希望达到的又一目的。

我一向以为，一切政治的和军事的角逐，其背后大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文化的角逐。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分析蒋介石和他的密友政敌们也许不仅可以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必然——为什么中国人民先选择了蒋介石，随之又无情地抛弃了他；而且还可能赋予这些影响我国历史发展的人物以全新的面貌。这是我希望达到的第三个目的。因此，我在描写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从这方面着笔。宋美龄是一位受教于欧美文化的政治家。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而蒋介石不仅面孔是中国的，他作为政治家的思想、文化结构、民族意识也都是地道的中国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他们夫妻之间就一定会演出非同常人的戏剧来。同时，在他们夫妻的共同生活中，这两种对立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也会给人以启迪。

写张学良将军时，也是如此。张将军出生在草莽之家，这种马上英雄的传奇行为，必然影响他的成长，使他好义乐施，具有极强的个人英雄主义。另外，其父张作霖深知自己文化根基浅，难以成就大业，遂把帝王之业的政治抱负寄托在张学良的身上。因此，他不惜一切，延揽名师，按照他的理想塑造张学良。结果，张学良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忠君爱国的思想成为他悲剧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张学良成长于封建社会解体，各种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的动荡时代，又很自然地接受了自由、平

等、博爱的思想。因此，当他收到孙中山先生题赠的“天下为公”的匾额，激动不已，终生恪守。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这无疑是他悲剧性格的另一面。在被软禁之后，炼狱之火把他身上同时并存的两种文化融为一体，如同凤凰涅槃一样，他的思想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既能终生不忘周恩来的友情，也不简单地忌恨蒋对他的“管束”，他看重的是祖国的统一，两岸人民的团聚。

以上是我在写作这套丛书时心中存有的愿望，然而实现这些愿望却是颇为艰难的。数百万字写下来，甘苦自知。诚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史传文学的自身是有着界定的范畴的，它要求作品既有史传的价值，又具有文学的品格，追求的是史传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完美统一。一般来说，取材于历史久远的史传作品，写作自由就大些；反之，其写作自由就相对小些；如果取材不仅是现当代的，而且传中的主人公或有争议，或无定论，它给予作者的自由就更小了。这套丛书的主人公们，大多是国民党中主要的党政军要人，知名度很高，多数虽盖棺但尚无定论，加之距离今天很近，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因而其写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是在这样界定的有限的空间进行写作，这套丛书无疑是有其局限性的。对此，我希望读者能够给予理解。

由于文学体裁的不同，其陈述形式也迥异。尤其是史传文学，似乎没有像其他文学样式那样明显的特征。要想达到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完美统一也更不容易。我自己是主张文无定法，非驴非马也不错的。只要有助于展现我写这套丛书的立意，并有助于读者认识蒋介石等历史人物，一切文学手段——乃至于其他非文学的手段我也都不排斥。比如，既然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两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作用等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引用史有定评——或史有争议的文字，以使读者能客观地了解 and 认识那段历史和汪、蒋两个人物。这些原

始的史料文字显然与文学的要求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结果，这套丛书中就产生了如冯牧同志所指出的缺点：“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尽可能寻找艺术真实……，在寻找这两种真实时的叙述、引用和发挥就显得不那么圆自如。”到目前为止，我仍无法突破一些历史的和今天的诸方面的制约，使作品充分达到史传文学应有的艺术品格的统一美，这是我感到不无遗憾的。

关于蒋介石等人物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海峡两岸对同一题材、同一人物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好在我不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著史立说，给我运用这些资料带来了相对的自由。况且史有先例，像《三国演义》那样，允许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去评说历史和人物，并未因“扬刘抑曹”而影响其本身的价值。

在写作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大量中外有关的专著、史料和回忆文章，还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指出引文的出处，有的化入行文之中，这都是应以说明的。在此，谨向所有帮助我完成这套丛书的专家、学者、前辈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 第一部 登台竞选 | ( 1 ) |
| 第二部 逼宫上台 | (127) |
| 第三部 台前幕后 | (287) |
| 尾 声      | (490) |



# 第一部

## 登台竞选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天低云暗，春雨无声，神州大陆似乎压抑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在这云海翻腾的长空上方，却又是另一番天地：晴空万里，碧蓝如海，那一朵朵散落在四面八方的白云，就像是一簇簇堆在碧海长空中的雪浪花，显得是那样的空旷和洁净，柔和与淡雅。

突然，犹如滚滚沉雷般的马达声由远天传来，循声望去，只见一架飞机冲破压迫大地的滚滚云海，射向一碧如洗的万里晴空。

这是一架专机，供乘客坐的所有座位都拆掉了，按着达官要人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建起了一座井然有序的空中办公室：既有供公干所必需的高档桌椅，也有供休憩用的沙发和茶几。今天乘坐这架专机的主人是一位年近花甲的将军，由金光四射的军阶可知，这是一位统帅国民党军队的一级陆军上将。他的长相最明显的特点是黧黑的肤色，厚敦敦的耳垂，大大的嘴，他就是一代名将——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桂系领袖李宗仁将军。

李宗仁，字德邻，一八九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广西省临桂县西乡。祖上历代务农，他自小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他兄弟姐妹八人，在本房男性中排行老九，故村里的人都叫他“老九”。早年，他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后进县城就读高等小学，因衣着

不甚入时，举止言谈又带几分乡土气，城里的同学讥笑他是“乡下的傻瓜”；加之他的数学、英语等新式学科跟不上班，期终考试张榜“坐了红椅子”——倒数第一名。不久，他辍学到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当学徒工，继之又于一九〇八年冬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军人生涯。

李宗仁似乎是天生“从戎”的命，他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性习驰骋，其中马术在同学中首屈一指。简之，他学业精良，颇为师友所推崇。自一九一二年任准尉见习官始，到一九二五年和黄绍竑、白崇禧统一广西，成为“新桂系”的主要领袖人物，前后不过十二年，足见其有过人的文韬武略。之后，李宗仁以第七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属加入蒋介石为统帅的北伐序列，遂和蒋介石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分分合合的权力角逐。今天，他乘坐专机南下，参加副总统竞选。但是，他始料未及的是，由此演成了蒋、桂之间最后的一次决战。

李宗仁为什么要参加副总统竞选呢？说来话长，容笔者做一简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中，尤其是美国开辟亚洲第二战场之后，用于和日本作战的大批美援和物资，多数落到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手中，成为他们建立蒋氏独裁政府的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认为蒋氏政权有悖于美国的政治信仰。时已身患癌症的史迪威将军公然向杜鲁门总统谏言：“蒋是个不值得美国扶植的骗子”，恳求他不要为了蒋介石干预中国的事务。对此，杜鲁门总统也有同感，他曾经公开评说：“连希腊的腐败政权也比蒋政权效率高，不像他那么声名狼藉。”然而，杜鲁门总统不管怎样鄙视蒋介石，他出于美国自身利益以及全球的政治格局的演变——防止共产主

义向各国的渗入，又不得不出枪出炮，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消灭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他基于历史的教训和中国实际军事情况的发展，向美国人民和蒋介石同时公然提出：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换言之，要中国走美国的路。

蒋介石作为一名深谙纵横之术的政治家，不仅熟知传统的远交近攻的策略，而且还能巧妙的利用以夷治夷的外交手段。他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只要不放弃反苏反共的全球战略，美国统帅一定会支持他消灭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还企图接过美国人要他实行民主政治的旗帜，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遂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坚决表示“还政于民”，并按照所谓“制宪”原则，学着美国人的样子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从而在中国大地上确立所谓民主政治。

李宗仁自然清楚蒋介石耍的这套把戏，并且知道在现今的中国，选举总统非蒋莫属。然而，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军处处失利，人民解放军已打进国统区。“美国在亲蒋众议员周以德的压力下，特派魏德迈于七月二十一日来华对南京政府进行调查。八月二十四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全文措词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充满着极端蔑视和侮辱之意。魏德迈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谓‘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就等于公开宣称：蒋介石是中国复兴的绊脚石。

在美国人的眼里，谁是中国复兴最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呢？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答复说：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

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司徒雷登这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了。”

另外，李宗仁出于个人政治前途考虑，“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多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腆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临时逃走吗？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弃职潜逃，将干国法。事急吞枪自裁吗？我实觉心有不甘。因为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我事实上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如果华北情形的弄糟是由于我才有不济，则一死以报国，自觉无憾。今则适得其反，时局的不可收拾可能是由于我权力受无理限制，人不能尽其才之所致。如此而要我杀身殉职，当然于心不甘”。他经过千思万虑，认为只有两途可循：“第一，作积极的打算。不顾艰难，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因为抗战之后，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士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第二，作消极的打算。不能兼善天下便独善其身。摆脱这种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农。”因此，他在得到美国人默认之后，遂毅然做出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

李宗仁清楚国民党中事，虽说一切都是形式，或曰做个样子，但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认可，任何人连形式也走不成，连样子也做不了。他为了最后确定竞选副总统的决心，遂通过桂系大将——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和蒋介石的密友吴忠信转报呈蒋介

石,希望蒋能认可。不久,得到回复:“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李宗仁得此保证,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

在美国竞选总统,无论是竞选者还是助选者,都认为是一件极为正常的政治生活。但是,在有着数千年家传天下之国统的神州大地,突然之间一反历史传统,学着美国人的样儿公开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尽管方方面面都知道这是 在履行一种形式,但作为初次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李宗仁而言,还是有着不小的精神压力的。他为了缓解因竞选而造成的这种精神压力,学着美国人的样儿进行舆论摸底。用他自己常说的军事术语叫投石问路。他几经思索,遂在一九四八年元月八日举行的一次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亮出竞选的牌子。

“李将军,中外传云您有意参加竞选副总统,请予以证实。”

一位美联社记者问道。

“我确有此意图,”李宗仁坦然相告,旋即又有意地补充,“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

……

这次记者招待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事后,李宗仁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做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一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也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

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李宗仁深知国风党情，他若想竞选获胜，一是买动蒋介石身边的重臣和谋士，再是“行人四出，分头拉票”。对此，参预李宗仁竞选的当事人做了如下记述：

“三月初，他派我飞南京见吴忠信和戴传贤，说吴会帮他，只须对吴表明他的竞选决心，请吴向蒋为力。因我曾在考试院做过专门委员，熟悉戴传贤及其左右人士。李以一尊金佛送给戴。据说这金佛是日本人由东京本愿寺移来北平，预备在北长街建寺供养，非常名贵，李不知怎样弄到手作为运动戴传贤的礼物。果然戴传贤一见，连忙合十膜拜道：‘我无德消受，当转赠广东刘（？）大师供养。’经我说明来意，戴看在佛面上，满口答应，说：‘德邻先生配合蒋公，真党国之福也。’如是念念有词地说了多遍，并亲笔作复，大有包在他身上之意。看来不辱使命，我曾天真地喜欢一阵。……”

“李公馆喧腾的气氛，随着国大开幕日的逼近日益浓厚起来。东北、华北各省市的‘国大代表’过平，李针对对象必派适宜的人招待一番……行辕高干中，广西人并不多，北方各省市人都有，分头拉拢，都很顺利……平津代表包括CC、复兴特务在内，都乐得做口头人情，同声拥戴。……”

“逐省计票，轮到山西。如今山西票号，阎锡山是号主，号主如果同意，可以稳拿整票。李说：‘须向百公客气一番。’行人又派到我……阎王目无代表人格，经答‘一致选举德公’。他还有示信的特别做法，写就‘与王代表谈话记录’交我复命，李极满意。”

接着，全国各家报纸又相继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因此副总统候选人已

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耆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李宗仁反复和上述几位副总统候选人进行各方面的比较，他自信地认为，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程潜和于右任是不足以与他为敌的。因为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不足以与他比拟。虽说蒋介石和桂系的恩怨渊源流长，但蒋介石和程潜的关系更为糟糕。所以他决定正式成立竞选班子，以邱昌渭主持其事，以原新桂系大将黄绍竑为竞选参谋长。

李宗仁混迹官场多年，加之和蒋介石打了二十余年的各种交道，本能地认为这次竞选副总统一定有“黑马”猝然出现。为此，他又逐一分析留居南京的党政大员，历经严肃地筛选，认为只有孙科可与之匹敌。说来也巧，待到三月中旬，南京果然传来了孙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风声。同时，并传云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为选举事秘密到平。李宗仁为证实这一传闻的真伪，当即遣人往访胡适。不料胡确得蒋介石内定孙科为副总统的密旨，并一改前言，明确地答说：

“据我看，副总统的人选以孙科为宜。”

“先生赞成李主任竞选，不是已喧腾报章，怎么好反汗呢？”

“岂但李德邻可竞选，任何人都可以竞选呵。”胡适说罢叹了口气，复又说道，“中国事由武人包办，东一个general（将军），西一个general，太不像样。这次副总统最好来个文人。”

李宗仁闻言大惊，暗然自语：“一位名学者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呢？”从此，他那自我陶醉得有点发热的头脑，就像是蓦地浇了一瓢冷水，顿时清醒起来。他为了尽快地弄清真相，遂于三月二十二日亲自率领竞选团全班人马乘专机南飞。同行的有李宗仁的妻子郭德洁女士，行辕秘书长萧一山，机要室主



汪李扬，行辕参议刘仲华，新闻处处长黄雪邨等十余人。

昔日，李宗仁乘坐飞机习惯于闭目养神，或暗自思忖，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的军事计划，所以他不顾飞机的颠簸而稳如泰山；今天，他坐在飞机上总是有点心神不定的感觉，但为了在其属下面前显出安之若素的帅才风度，依然是像昔日那样微合双目，端坐在舒适的座位上。他为了掩饰这因南下竞选而产生的噪动不安的表情，最后竟然斜首注视机舱外的碧天和云海，似乎想从这大自然的万千变化中感悟出许多人生哲理。

坐在李宗仁对面的是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虽说她就要步入“知天命”的人生临界了，可她那雍容华贵的气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她虽然来自八桂乡里，且门第又不甚高，但二十余年相夫征战南北的生活，早已把她陶冶成一位名符其实的贵夫人了。我国有句老话：知夫莫若妻。把它用在郭德洁女士身上，是再恰如其份不过了！换言之，她对李宗仁喜怒哀乐了如指掌，并能为之化解释然。因此，她和李宗仁结婚二十余年，依然是相爱如初。今天，她为了缓解李宗仁那有点紧张的情绪，有意地笑着问：

“德邻，机舱外有什么奇异的风光，如此吸引你久看不倦啊？”

李宗仁闻声转过身来，一看郭德洁那蕴着柔情的笑颜，弥漫在他心头的愁雾便消散了许多。他为了在夫人面前显示他的雄风和气度，故作深沉地说：

“夫人，你亲自看看嘛，我想你得到的印象会和我一样的。”

郭德洁掉头眺望舱外，收入她眼帘的是白云点缀的万里长空；旋即她再俯视机翼的下方，只见黑云滚滚，难觅神州大地。她稍许沉吟，唏嘘不已地说道：